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今獻備遺卷三十五

明　項篤壽　撰

謝鐸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奉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册質經傳窮義理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歷陞南京國子祭酒上疏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澄復疏擇師儒慎

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尋改北雍請增號舍修堂室以廟門衢面多狹斜買地廓之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僱役羨籍之于公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不狥俗希世也所著有方石文集及赤城論諫錄赤城詩集刻方遜志集以傳仕終禮部右侍郎卒贈尚書謚文肅

論曰謝公發迹藝林兩司辟雍矩嚴道立無忝師模方

毅簡潔卓然罕儔矣

黄孔昭

黄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歷陞文選郎中甞曰國家用才猶農積粟粟積于豐歲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可以濟事茍負矯激以閉門謝客為髙天下人才何由知之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即書于册參之輿論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不忽也勢要干請輒力言其不可或不能盡沮其人多自敗在文選者

十五年稱知人仕終南京工部右侍郎

論曰世稱文選為庶官衡鏡百度樞機人才進退理亂繫之非律已嚴而知人哲者安能稱此任乎黄公開門以禮天下之士而苞苴自不敢入宜其用無遺才而比無私昵也

張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憲廟即位請行三年喪上陳四事曰講

學曰聽治曰用人曰風化以病告歸家居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弘治初召修憲廟實錄進春坊左賛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乞歸養母召修大明會典為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皇意向元禎就聽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復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併侍東宫講讀命掌詹事府事司内閣誥勑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性理諸書東

宫講孝經小學孝皇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覲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之竟不果仕終吏部左侍郎

論曰張公好理學負盛名家居三十年以累薦起奮躋清華終不免于讒曰夫一人之身而先後毁譽頓異若此蠅聲雷同自古然矣

夏寅

夏寅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進稽勲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復文信

國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陞浙江參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參政來乃可寅下檄即散復業進山東右布政使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賜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為害不小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守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有旨出白金四萬兩賑徐而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焉他所論列若文廟

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文材之類雖不盡用識者韙之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以為名言

論曰夏公好論建䜿所議臨徐利害誠天下大計惜任事之日淺雖不究其用然督學政亦略槩見矣

王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少奇穎工書楷為諸生提

學副使陳選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成
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遷
員外郎榷税淮安鳳陽皆著聲績遷山西提學副使抑
浮崇雅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不失因才開發終日面
命不倦多士歸心焉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才曰如
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
誠如聖諭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為己任博綜經史
尤明習國家故事官至南京户部尚書卒謚文莊

論曰王公操履端純學問博洽文行政事蔚然一時生有令聞没有美謚夫豈溢哉

王雲鳳

王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也成化甲辰進士歷官禮部郎中弘治丁已上疏詆中貴闗左道人為危之上知雲鳳名置不問是歲冬駕還自泰壇以事出知陝州遷陝西提學副使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建樓于正學書院廣收載籍以資誦覧取人首

名節次文辭斥貪殘拔正直禁止僧道師巫邪術尚嚴威不姑息士始不堪而終服其公其所引進皆知名士仕終都察院副都御史

論曰語云三晉多豪傑王公非其人歟即其侃侃奇氣不屑脂韋設教儷詞方正古雅可謂嚴師矣

蔡清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也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調吏部尋復禮部乞改南未幾以病告歸起為江西

提學副使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廟清言不可定朔望日先謁孔廟後往朝王寧庶人銜之及賀生日清又獨去朝服中蔽膝庶人素嫉都御史林俊以清俊所厚也乃益銜清清遂引致仕去逆瑾專政起清為國子祭酒命下清已卒清飭躬砥行動凖古人其學長於經義作易四書蒙引學者宗之

論曰蔡公明經尤深於易其去衡部而乞南曹甘澹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卒脫淮南之禍不庶幾哉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者乎

今獻備遺卷三十五

今獻備遺卷三十六

明 項篤壽 撰

鄒智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也年十二能文章登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孝皇朝御史湯鼐當侍班糾儀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効故事此太平機會

也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
君事多壅蔽願公弗受職先請見君政之可否歷陳于
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是歲
冬星變智抗疏極論陰陽之理請黜萬安劉吉尹直而
用王竑王恕彭韶疏入不報弘治己酉言事者誣知州
劉概御史湯鼐妄議朝政事連智下錦衣獄身親三木
神色自若供詞略云智與湯鼐等往來會聚或論經筵
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

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之官甫兩月廢政悉舉居無何暴病卒

論曰蹇諤風衰士多緘默以射富貴間有能自樹立者必摧挫不能容其身以死如汝愚者世豈少哉

黄鞏

黄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也弘治乙丑進士授德安府

推官部使者交薦之以考績留為刑部主事堂官皆遣子就學令掌一部奏牘尚書何鑑轉兵部奏調鞏為兵部主事倚任尤專正德甲戌進員外郎充會試同考官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二司郎中以母喪去服除時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謂鞏勿出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鵷夷馬革自許何愚蓋已有志殉國矣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旨南廵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

咸起而諍之輩以其事出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輩獨疏六事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至是將蕩然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二曰通言路三曰正名號四曰戒遊幸五曰去小人六曰建儲貳文多不復載車駕

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托以後事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鞏幸得甦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吾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兩都盛傳鞏疏幾于紙貴蓋無不嘆其剴切者鞏歸杜門著述家貧留客輒貸米鄰舍日中未舉火晏如也嘉靖初起為南京大理寺丞尋病卒贈大理少卿

論曰武皇南幸外有宸濠之覬覦内有江彬之惑亂危

疑甚矣黄公獨危言極論明白痛切可為流涕世所傳諫書未有及之也乃卒以夭死是曷故哉

今獻備遺卷三十六

今獻備遺卷三十七

明 項篤壽 撰

孫燧

孫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遷郎中讞獄江西疑獄不決者斷決如流多平反以忤劉瑾連罰贖瑾誅遷陜西叅政累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時逆濠横斂剥民王府人暴甚白晝市殺人奪人財産燧至首舉官校及樂官之尤者請具獄濠

罵其罪宗室而薄懲之遂因密疏其罪狀章凡七上悉被邀匿屢乞骸去亦不報乃於是平嚚訟均賦役清詭寄嚴保甲寬課辦汰墨旌賢峙粮練兵囚徒自大辟以下悉聽入金穀贖罪申飭衛所郡縣募敢勇戒部伍以時閱操預防制變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具以濠事告御史蕭淮淮以聞詔遣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己卯六月十四日三司官入謝生日宴禮濠陰令諸兵校衷刀匿幕中出立露臺曰太后有密

旨今我監國燧請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寧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敢違之濠怒却入殿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皆走出露刃環立濠大呼罵燧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燧曰朝廷何負於汝汝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逵厲聲反覆辨白我輩亦方面大臣何得若此濠大怒喝武卒縛燧并逵反接曳出恵民門外刦之跪皆挺立不屈罵不絶口遂遇害是日方烈忽陰曀黯

然無光城中男女無大小皆流涕泣數行下事平皆扶攜吊哭一日數十祭祭數十人或百餘人皆哭盡哀詔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曰旌忠春秋祀之初燧於廳事前掘得有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竟死忠盍先兆云

論曰傳有之德厚者流澤遠德薄者流澤早此非虛語方孫許二公之罵賊請詔義形于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意計奉嘗于百祀流慶于來裔哉廼其士民相率

奔走哭而廟之臺諫數以聞隆錫謚贈俾有司秩之殷祀勒銘旂常標炳史冊此其于身至厚矣兩家者廕叙世官皆能拾武巍科紹其家聲孫氏奕世六十年來若都督堪尚寶堺宗伯陞都督鈺光祿鑨少宗伯鋌參藩錝文選鑛進士如法錦衣如津好脩積學陟膴馳芳舒鴻漸之翼翊熙明之治諸曾若玄又鸑鷟鵬騫策茂實以衍丕樹而忠直之節訓辭之良播在表著較諸簪紱之家莫可比隆當此時志節之士咸扼腕稱忠臣之遺

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予速于響應徵尋白于質
劑豈或然之數哉所稱海内冠冕他如鄞縣楊氏吏部
右侍郎詹事府丞守陳南吏部尚書守址工部尚書掌
大理寺事守隨廣西右布政使守隅守陳子刑部侍郎
茂元按察使茂仁靈寶許氏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進進
子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讃南京户部尚書誥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論及諸子孫為郡守曹郎登科甲
者又十餘人福州林氏郡守元美子南京吏部尚書瀚

瀚子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庭掃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
通政司叅議炫庭機子南京禮部尚書燫副使郡守煜
吳江吳氏尚書洪子尚書山叅政巖知府崑諸孫行太
僕卿邦禎布政丞肅鄉貢士六七人鉛山費氏少師大
學士宏少保尚書寀伯父叅議瑄宏子武選懋賢從子
脩撰懋中工部郎中完孫憲副克年歐陽氏少宰鐸大
宗伯德御史席少司空塾太保必進太僕卿衢都御史
重餘丞郎數人潘氏少司馬珍及旦少司空希曾大司

空鑑大司馬潢會稽陶氏叅議懌司馬都憲諧少宰學士大臨南大宗伯承學布政使幼學叅政大年按察使大順憲副大有尚寶允淳主事允宜隆萬閒同時入進士而薦鄉科者又十餘人叅之世家皆其章章者也其他名宗華胄繼起高位都榮名者僕又未能悉數之也

許逵

許逵字汝登河南固始人也正德戊辰進士拜樂陵令以靖寇功陞山東僉事進江西副使時宸濠持權利制

誘諸守臣逵獨違之數埶縛其黨禁抑不少假濠大憾
逵濠反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次問許逵何言逵曰惟
有赤心耳豈從汝反耶反覆辨論不可濠怒喝武卒并
縛逵斬之逵嘗與燧謀欲先發後聞至是顧燧曰早聽
吾言當不至此既就縛慷慨大罵曰我則死汝逆賊亦
當旋死自府中出道行比受害罵不絕口挺立死恵民
門外觀者壯之濠復竿逵及燧首于通衢者三日江西
人思其遺愛痛其忠烈殮二公屍供奉佛寺中時諸守

臣皆就執繫獄户部主事馬思聰不食三日死叅議黄宏以索繯其項亦死逵父方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為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吾兒素有此志今必果然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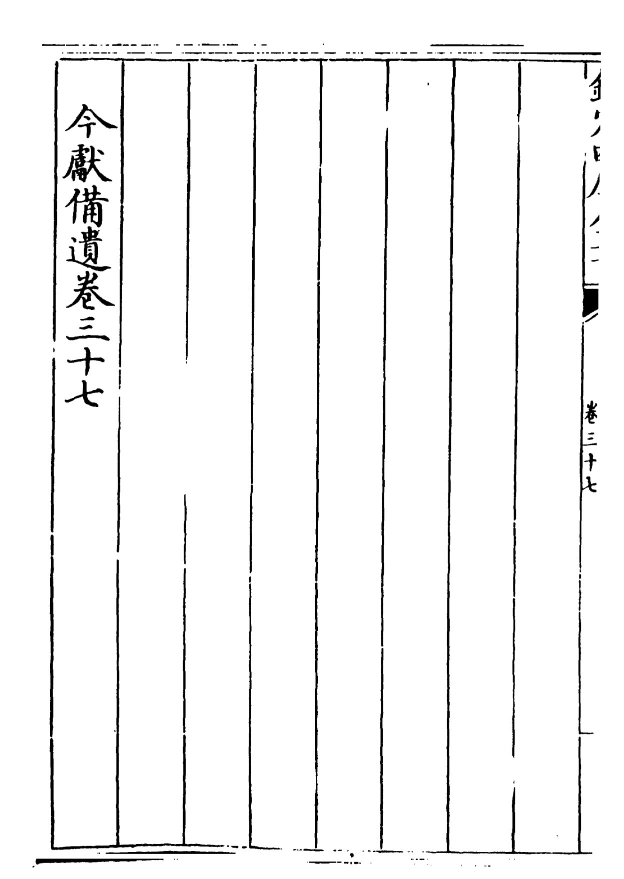
唐龍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黄亦難哉夫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狥微迹四子雖死有先後身有執弗執首領或割或不割要皆同於能死而已其餘不必屑屑論也故杲卿罵而磔龔勝餓而殞巡先殺遠後

亡君子不敢有軒輊者豈非以臨難能死者是賢乎嗚呼士于君猶女于夫終身弗易焉滅義求活故持二心乃禽獸之道逆理之行春秋所譏也四子免矣

論曰淵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賞不遺幽罰不淫遠惠流而不費威震而不有風被羣動功洽后世所以導物闡化經世軌俗者也髙皇帝躬冒矢石昭奠華夏而燕朔諸州喪淪千祀者亦始復我帝王疆土之舊侔德天地邁功湯武越既首襃元忠臣余闕及啟祀先代休烈

懿臣肇脩天常茂建人極二百年來朝有抵䲞之臣野多死綏之士雲蒸霧變異世同揆聖人一變之功若是至已夫王教之作也始未嘗不飭終以玩也既浚則湮弗植則仆恒度而時振之故操倦而人靡有匱已自夫教之衰也士知死而不知恥于是懐二心以事上忠義之道鮮焉故危言色厲氣溢于平居而儌紈恐詘靦顔苟難旁睇則鷹擊豹眒無少下廼頯危茹詬豕鼠突竄者衆也衽金蒙豢革委誠敵愾者時弗知聞而嬰姍選愞

于睢罔上者或登大僚洞膺達䏢元殞弗懲顧死不得以蒙澤其全軀保妻子之臣自掛吏議輒復嫁禍他人以掩其罪譬之醜婦織行益掩益彰不更足嗤哉嗟夫貪夫狥生畜縮竦讋自視恬然久矣生為游氣死為萎草聞者弗知見者罔道哲人狥義守死潔身氣蒸霜雷騰虹薄星聞斯嶽嶽酸鼻撫膺故義士不以須臾而易萬世不以同盡而喪永存以予觀于孫許兩公者今而後可以喻也



今獻備遺卷三十七

今獻備遺卷三十八

明 項篤壽 撰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歴官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浙江鄉試十二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塲驛丞居夷力

學學盈進瑾誅七年陞考功郎中十一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刼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覷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守仁名討賊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請上即與兵符無巡撫至則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精兵數萬且智計絶人用兵神秘是時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三四年矣上命三省會征首誅

通賊者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浰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奢猛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守仁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

約束諸賊數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之陞副都御史十四年六月宸濠反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以宸濠反狀即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謬托心腹云吾亶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遂

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其或
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兵已大集
始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
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
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
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
蘄黄趨京師宸濠遂不聽乃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
宜春王拱滌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

解圍反顧巢穴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據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黄矣既生擒宸濠諸奸佞導上南廵欲攘其功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守仁不敢發守仁深機曲算内戢凶倖外防賊走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誅内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并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内閣益不説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

録其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
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勞費為詞嗾言官論沮未幾外
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甚一時勤王有功諸臣廢斥
殆盡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
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於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削籍紀
功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去益不自安累疏辭封乞
録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已而言官及大臣又交薦之
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

王受相結再叛盜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守仁代姚鏌至則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薄示懲罰遣令歸農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蘇等約且用爾衆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永順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束過八寨徑擣其巢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八寨勦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之言守仁挾詐專兵時亦病殊乞致仕

至南安卒桂又言擒宸濠攻城紀律不㦸及斥其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其功又封爵本先朝信令不允但停卹典子不得嗣封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論曰漢以來所稱三文成者其才知學識節槩勲名大畧相若第留侯早退終始兩全誠意新建卒阻多口信哉功名之際不亦難乎譚者謂劉公術數掩其經綸王

公論學偏於德性要之此兩公者真命世才也蠅點蠆
啞此何心哉

敘曰道術之分也固者以說溺經而華者以辯破義專
錮黨伐之俗成鉤鈲離析之患作棼然爭乎同異之辯
而後功能之說得以抵巇讐其便便巧之用利一切之
效速而後真儒之澤鬱滯不得施用盖學者好不相悅
而務相勝之過也昔者夫子修六學以待來辟有意乎
後世欲用其所未試其後天下爭於戰陳六籍廢闕七

十子之響既絶而晩周之末猶有子游氏之儒子夏氏之儒漆雕氏之儒若是其懿也豈與夫譁衆取寵務趨合於亂國苟以徼利撓世爲哉然而去之彌遠其失彌甚則有離遯本眞舛馳末僞安其所已知毀其所未見於是辯說鬨於鬬訟攻難急於操戈起異說之塗而立之幟閱同氣於牆而不顧其外侮於時法吏爲師學士寖絀有反雜之目被愚誣之譏迄於暴秦乃有儒禍則是好不相說而務相勝之罪也宋之末造朱陸之門人

不能觀乎兩師之深更是所聞轉相姍議同德比義之規滋缺專己耀俗之風尤熾而不知晦翁之意先條析而後貫通固未嘗索理於外而不約之內象山之意先本原而畧文義亦未嘗謝事於外而空明於內也我朝經學以朱傳為宗間有肆其言而不歸之約者陽明先生倡為致良知之說示人以極本窮原之歸其學有似於象山而實非挾陸以毀朱也自陽明之教行而學者稍知趨向然有肆其言而不要其實者甘泉先生又為

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示人以一本萬殊之用其學雖異於象山而亦未嘗排陸以及王也近世學者率尚高明而棄沈窒樂簡易而鄙勤渠以覺悟為天真以聞見為障礙不屑踐跡而遽談玄奧乃謂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不涉文字不主嚮往交騖於雅詞矩步而力行衰微矣不幾惑世誣民哉嗟乎有能紹明洙泗之業振二李之敝由博歸約明析而躬行之進則仁者之效用著退則先儒之典刑具使功能記問之士弭口不得闢其說竊

願爲之執鞭云

今獻備遺卷三十八

今獻備遺卷三十九

明　項篤壽　撰

胡世寧

胡世寧字永清浙江仁和人弘治癸丑舉進士授湖廣德安府推官陞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西寧侯家訟吏九司十三道訟者老且貧矣世寧一閱得其情即日斷決富翁顧金箔誣致大辟爲辨出之上疏言時政備邊十事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三

曰從權宜以足邊儲四曰立簡便以收鹽利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六曰閱軍實以修武備七曰廣收蓄以儲將材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九曰董將權以責成效十曰用間諜以覘敵情復應詔陳言六事勤學問廣延納公用人汰冗費重守令慎輔導乙丑進山東司署員外郎機戶顧譓侵官鏹累萬世寧立正其罪譓乃干逆瑾愬下南道阿瑾者疏譓無罪劾世寧為枉牘上仍如世寧所擬譓發配阿瑾者竟抵重罰世寧以守正得免陞

廣西太平知府郡邊荒屬夷桀黠難制世寧撫以恩信而絕其私餽邊人皆服太平州土官李璿阻兵拒命久不能討潛檄龍英州趙元瑤捕縛之思明府黄文昌兄弟作亂大將徂征駐師太平世寧協賛方略與有功郡治三面阻江惟北面無險不可守建築壺闗至今賴之擢江西按察副使備兵撫州東鄉東鄉賊巢也世寧撫馭反側甚有恩信其怙亂者擒殺之効順者為奏原其死還縣築城民賴以安調征姚源大盜王浩八力疾提

兵深入戰裴源山下十日三捷及征建昌毛坊盜皆有功因城廣昌又城南豐又城新城三縣遂免寇患宸濠反跡已著人莫敢言世寧發憤抗疏首陳江西賊情撫勦機宜因言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者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庄田所逼民久立寨三司官員多受鈐束門刑條吏舉奉成案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為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

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矣又言寧王自討護衛以來威勢日盛乞推選大臣無任提督廵撫假以便宜之權悉聽區畫更乞戒諭崇譲遠嫌遵依祖訓嚴戢下人有旨令宸濠鈐束其下自是世寧厨厮門達本貫舊任濠皆置人馬久之無所得乃摘前疏中語為離間親親奏逮世寧未下而世寧以陞福建按察使離任矣臨發中毒下血幾殆廵按浙江御史忽遣官挾寧府私卒數十人誘執世寧世寧間道走京師投繫

詔獄刑訊逾年世寧瘐死者數矣又數從獄中上書皆不報言官論救不已用事者迫於公議得減死謫戍遼東瀋陽中衛躬履行間授徒以自業撫鎮而下延致館穀皆不就凡四載濠反庚辰復湖廣按察使擢僉都御史勅撫四川嘉靖初進吏部右侍郎蒞蜀甫兩月首處松潘軍餉令近邊者輸租于邊而縮其額以所縮之額加徵內地內地勿輸邊復條奏急處重邊以安全蜀要在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被召上疏

乞早定追崇之禮而赦群臣議禮不合之失因言官官
外職不可假以威權言官不可加罪藩臬守令不得其
職累數千言切中時弊嘉納施行之乙酉召爲兵部
左侍郎進言保養聖躬在愼起居節飲食而已願愼用
醫藥又撰講義三章以進疏皆留中引疾改南京吏部
左侍郎拜南京工部尚書福建解料銀二萬兩皆赦前
已徵者也所司以市價不讎欲令加徵世寧疏言各省
未輸者盡聽蠲免而此解至者反欲加徵乎得請勿市

料輸其銀于京師是秋以左都御史召還改刑部尚書用議者言特加太子少保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入見辭免宫保首疏勸上虛心以執中聽言用人之道上嘉納焉既總憲務持大體奏上畫一之法申明職掌凡十條最後論執法被誣奪職者乞復其官詔以所奏付中外遵行而考察奪職者始許大臣言官論辨矣改刑部尚書凡中外諸司要囚劇獄皆研慮參訂務當情罪不以文法嫵怨禍福自沮至有獄械已成罪在不測衆莫敢

言者世寧必奮身論救賴聖明感悟數見優納時刑官分録天下罪囚事竣悉審别當否品其勤怠不職者劾治之其因事建明得著為令者三復因災異陳言勤聖學一事恤民任官九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陳兵政十事一定武畧二崇憲職三重將權四增武備五更賞罰六御土夷七足邊儲八絶弊源九正謬誤十惜人才已丑復上增武備用人才足邊儲三事内薦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楊必進堪統軍旅而吏部言昊不

可用世寧引疾求去三疏得致仕是年秋詔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不拜猶上疏勸圖廣嗣育容受直言愛惜人才庚寅卒于家賜謚端敏贈少保公雅志儉朴位居端揆布素如寒士門無私謁接引後進談論世務終日不倦嘗曰學貴經濟不在詩文因讀衍義補著靈見四卷居遼陽著春秋志疑十八卷幼精騎射及遇盜于滄敗楊虎劉六群賊述滄洲退賊事畧一卷德安行稿太平寶慶雜稿各二卷姚源建昌征案東昌撫案

共十卷撫蜀雜稿一卷讀易私記四卷詩文二卷自述年譜一十六卷奏議二十卷

論曰方宸濠之謀逆也吏江西者刼於積威輒依違不遑間有循默自保覬望規避脫虎口於幸毋孰有奮不顧身如胡公者哉疏入禍發左右寢居皆逆徒也而間走得免及械繫掖庭備嘗百毒黨濠者批抵機穽幾陷不測賴御史徐文華等抗章申救末減遠戍而濠之逆謀始彰著矣已卯之變孫許駢戮朝野震驚向使當國

者採從新之謀謹履霜之戒先事制變禍階何自生哉端簡鄭公謂胡公身不踰中人言期若不出口及論大政事決大疑侃侃諤諤守死不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事有不可者即閉門草疏無少顧忌嘗憤守正者遭誣落職懇懇言之正色立朝孤立無與頼主上明聖曲加優納一時新進用事之臣雖極恩寵然上所敬憚者胡公一人而已見幾勇決進退有禮世尤高之孔子所謂大臣莊助所云社稷臣若胡公者近之矣

吳廷舉

吳廷舉字獻臣廣西梧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知順德縣與陳獻章游時庶吉士鄒智以直言謫石城吏目廷舉敬禮之初市舶内臣每市物于縣縣輙還其直廷舉陽不知由是忤意陞同知廣東盜起以薦拜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諸洞賊平之兼理屯田鹽法會逆瑾查盤庫藏取内進銀衆以為當出于鹽法廷舉疏請留備軍需瑾大怒已而廷舉方劾岷府門正陳鶴買藥至廣多

不法又劾總鎮太監潘忠數十事忠亦訐奏廷舉逮繫詔獄考掠無所得乃坐枉道還鄉罪枷號吏部門外九日死而復生謫戍鴈門會風霾變放為民瑾誅起雲南副使未行而江西姚源峒賊發乃陞右參政往撫之為賊所留刦以威不為動居賊巢者數日乃稍以利賂其左右有力者使執其酋卒以平定陞廣東右布政使疏立畨舶進貢交易之法定均平省驛遞以舒民困嶺西猺獞哨聚命兼兵備副使經畧其事尋陞右副都御史

賑濟湖廣處分辰州土官讐殺得其情嘉靖改元陞兵部侍郎改南京工部轉戸部侍郎進右都御史廵撫南畿賑濟凶荒均補粮運抑遏豪右稱貸除積年供應之無藝者所至令人種蔬以自給陞工部尚書致仕歸創東湖書院積書萬卷每夜必閱數卷乃寢家居二年卒所著有奏疏數百篇詩文數十卷

論曰粤南荒徼自開國來名臣罕有聞者吴公清操特立卓偉不凡乃蒼梧桂林彬彬奇士閒出斯焉取斯殆

闡吳公之風而興起者與

今獻備遺卷三十九

今獻備遺卷四十

明 項篤壽 撰

劉珝

劉珝字叔温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十年陞吏部左侍郎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纂文華大訓成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珝素薄萬安時對客言安負國無恥安積恨百計中之二十

一年致仕去卒贈太保謚文和翊善談論遇人無矯飾
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
左道亂政動揺國本密疏㫐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
當是時與博野同在内閣人稱翊東劉博野北劉林俊
嘗曰余以妖僧繼曉寺售術貢邪不揆狂躁上干宸怒縛
下詔獄劉公立為上解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疑
諒直無顧而讒嫉肆作搆惡於群小假威於邏卒竟去
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為立昭賢祠

祀之

論曰文和端詳勁直屢陳讜謨而好善嫉邪別白太過竟蒙讒阻惜哉

謝遷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修撰弘治四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與長沙同入内閣泰陵大漸入受顧命康陵初奄瑾專政正德元年乞致仕去瑾指遷等為奸黨矯上旨榜示天下成化弘治閒翰林聲望

最重者吳文定公及還二人皆進士第一人並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憂去還入内閣十餘年間能持正為賢相文定竟不得入内閣洛陽為首相還數言文定洛陽曰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曰吾豈私原博耶顧渠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故言之公終不聽耶洛陽笑不答正德初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還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恪自代初入内閣宜與洛陽相繼為首相當是時長沙位在還上凡條答數奏

章疏皆出長沙遷與洛陽並勒致仕長沙為首相文恪以時望所屬焦芳欲援以為重告瑾内閣宜南北各用一人以故芳與文恪同入内閣嘉靖初遣使存問嘉靖六年復召入内閣尋進戸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乞歸卒年八十贈太傅謚文正

論曰文正見幾明決不俟終日觀其累薦文定可謂休休文定卒不能得之洛陽長沙故乃能容文恪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又信然矣

劉忠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庶吉士正德二年陞南京禮部侍郎尋進尚書明年改南京吏部焦芳薦其賢五年瑾傳旨召入翰林比至又不喜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管誥勅是年瑾誅始入内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忠不加禮大不説乞致仕不許累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輙進讜言貴倖益不悦正德六年累疏辭疾未允强起考禮部

貢士出院即乞省墓上忽召長沙至煖閣摘録中語言欲罪之長沙為之力解即日陛辭去嘉靖初遣使存問卒贈太保謚文肅

石珤

石珤字邦彦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檢討正德元年為南院侍讀學士嘉靖初代王瓊吏部尚書吏部黷亂者數年珤以孫貞行一意柄臣不悦閱兩月解吏部以尚書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嘉靖三年五

月大禮議起諸大臣相繼去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五年六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學士武英殿尚書如故時時召對平臺煖閣議廟樂再議廟儀又議章聖太后皇后謁太廟儀上謂珤非通儒珤又三封内批忤旨六年致仕卒謚文隱兄玠同舉進士累官户部尚書

論曰文肅不比佞倖旋召旋更文隱清仕路旋用旋罷去侃侃有大臣風可謂一代偉人者矣

今獻備遺卷四十一

明 項篤壽 撰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戍籍居京師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加諸膝賜寶鏹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年十六舉鄉試天順八年進士翰林庶吉士弘治間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時占城為安南侵擾請賜詰問東陽曰安南雖奉正朔然負固已久今遣官往

小必飾非大或抗命不問則損威多即問罪興師尤貽大患宜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率同官上疏人君之心必有所繫正士疎則邪説乘間入近以有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社稷顛覆金石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何益今上清龍虎宫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毀無遺是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

方殆無虚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斥誣罔太平之業可保矣科道疏救武岡知州劉遜上震怒俱下獄又同疏申救得釋尋召至平臺奏事云十一年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召見面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宫災又與同官上疏曰近年灾異頻仍内府尤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灾異之積正此

之由時康陵即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正德元年又與同官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戰鬬之象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近六月中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毀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回天慚人不聽又與同官上

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為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逕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逆瑾擅權盜

恣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外力救得戍内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都邑廄牧厮役紛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禄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皆力救之是夏早朝有投匿名文書數瑾罪者瑾怒群臣悉逮詔

獄又力救五年夏旱霾上疏條四事會張永發瑾奸伏誅上以其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七年流賊數十萬殘破半天下賊就平加蔭一子錦衣衛指揮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衛京師上疏陳十不便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

論曰西涯善調護周旋逆瑾間和不失正所保全善類尤多跡其抗言時政要亦侃侃不阿者矣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世寧州人父徙巴陵又徙丹徒年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為秀才成化八年進士為中書舍人出為提學歷南京太常卿弘治十五年劉忠宣公言馬政廢壞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詣闕面授勅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陝西人素喜一清顧官益高才益展布條上茶鹽監收事宜及易置馬吏奏請輒允十七年敵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勅往經畧邊務兼巡撫陝西禦敵遂遁去正德元年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

御史疏言陜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敵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踈兵力單弱一或失守彼衆拆牆入犯環慶寇固原深入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内變因之根本動揺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人在套時尚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牆壕塹又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人知不能犯不復入

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踈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敵竟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戕破内郡邊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為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廵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琳又乞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于靖邊至環慶地方挑穵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邊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又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

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㕍宸
慮勅臣經理臣歷官陝西敵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賊衆
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餽餉不繼彼兵動號數萬倐聚忽
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
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
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
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
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城牆堡墩

臺躬親閲視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内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陜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繫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

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今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彼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連歲兵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

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敵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于無策彼其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邊人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今年套內無事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之日應合

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下兵部議勑自經理二年又疏臣即兼巡撫已不能専理馬政令冒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廵茶御史兼馬政是年引疾東歸瑾惡之已又逮詔獄長沙力救得釋兵部疏言一清修邊纔有端緒而去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户役銀十六萬兩及諸犒勞樂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慮周悉今付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靡益邊務乞遣大臣専理議上兵部右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鵉陜

西巡撫副都御史曹元乞簡用瑾意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鏹解京事竟止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召起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同張永討賊兵纔至陝仇鉞先已擒賊遂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永曰謂何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柰何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試班師

入京詭言請上閒語寘夏事上必就問于此時上寘鐇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内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吕强張承業曁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柰何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

如策竟誅瑾永力薦其才望長沙又薦之召入户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改吏部尚書中原盜起上平賊十一策賊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昻劾吏部謫官御史孟洋劾内閣謫官皆為疏救宼雲陜西鎮守太監誣奏廵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詔獄又疏救之十年入内閣加少傅太子太傅大學士武英殿尚書如故被劾去歸丹徒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閔永嘉疏曰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張桂内

用力薦之嘉靖四年邊人入塞擾關隴起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軍務陝西未幾召入内閣首薦起餘姚鉛山遂請老亦請老尋加公少師改華蓋殿上憐其老令朝朔望俟鋭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邊上亦用公言竟中止惡武定侯勛横驕諷御史陳鎧劾勛奪勛後府及團營八年秋計去張桂霍韜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急上疏列一清罪二十四事上立召永嘉還内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受張容金錢名請永誌

又輒與容措揮世錦衣上憐大臣且老不問言官劾上
削籍明年疽發背卒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論曰邃菴以文學顯而明習邊事曉暢軍務有將相才
其所陳說修築牆堡詳哉乎其言之也至于定謀誅瑾
有社稷功而煩言嘖嘖烏能掩之國初自徐太傅達出
為總兵大將軍入為中書右丞相其出將者文襄而後若
翟文懿巡九鎮楊文敏三使寧夏甘肅與寧遠西寧謀
軍務景泰中王毅愍高文懿皆以賑濟行江少師督察

四川軍情理儲餉行李文正以次輔祭孔廟悳撰碑文以闕里完故重之也

席書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初知郯城歷河南按察僉事悳理廬鳳會歲饑請漕臺京粟賤宜截漕粟賑糶積舟車費又數萬皆可易銀轉京庫又便得截粟四十萬石饑民大濟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延王守仁省城講授十二年右布政使雲南勦霑益搆亂土舍

轉左福建聞宸濠反發庫金募兵二萬討賊嘉靖改元陞南京兵部侍郎時江淮南北大饑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軍餉又條上賑法一言江北四郡饑最甚江南八郡蘇松常鎮次之徽池寧太又次之廷中方難得人往賑見書疏喜請以賑事付之書賑有法斂郡縣銀米數并截漕粟户部賑銀量饑重輕為多寡大抵專設粥以故侵冒者少全活數十萬逾兩月人稍蘇當是時大禮未定桂文襄上疏并録書及方文襄疏同封進上覽疏

喜急徵入京言官論書賑事無法書亦疏辭召尋陞禮部尚書內傳下言官又交論賑濟乾沒銀八萬兩三法司戶部岀案之上曰衆且中傷書再遣司禮監官事得白廟議定將下詔令書議詔條書力言不可召至左順門傳問又力言不可遂止尋檢姚崇要說上圖新政十二事御史藍田論書自比姚崇是以玄宗視陛下大不道乞罷不許削田籍大同軍叛書薦一清守仁討賊時相方主撫議不果又議世廟街宜避太廟及禮樂宜遜

減于太廟者四事上大禮集議纂要六卷五年獻帝實錄成進少保時已失明薦羅欽順自代修明倫大典充總裁官六年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給俸留京師卒贈太傅謚文襄弟春吏部侍郎

論曰席公舉荒政策亦甚良坐是竟被煩言賴先皇明聖得白然亦岌岌矣卒被恩眷以功名終若席公才烏能久為人下乎

張孚敬

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七試禮部正德十五年始得舉進士明年嘉靖改元賜進士時議大禮未定公上疏為上極言父子之倫不可奪是年冬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三年上疏上召與衆廷議竟如公說陞翰林學士四年進廟議陞詹事兼學士五年陞兵部右侍郎轉左謁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儀六年兼翰林學士進大禮要略命修明倫大典是年八月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戍削籍福達竟

脫死十月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賜銀
圖書二忠良貞一繩愆糾違公遂奏革鎮守内臣清勘
皇親庄田七年加太子太保辭遂再加少保上享太廟
見公喜賜詩稱公貌奇才傑進姚溪書院集賜書院名
貞義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進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建議請嚴宣諭杜私謁重制誥平潞賊
定服制應制陳言曰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八
年勅重脩大明會典是年與桂文襄不相能八月降勅

諭百官並勒致仕公至天津召還九年有四郊之役知營建事脩祀儀成典進郊祀議又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又正孔子祀典去王號以名與御名嫌請更名上改名孚敬字懋恭十年雷震午門西樓致仕十一年召還三月加兼太子太師進華盖殿少傅尚書如故八月又致仕十二年四月召還十三年加少師餘官如故十四年病乞致仕十五年命錦衣千户視病諭疾愈還朝至舟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又作歸卒年六十五歲贈

太師謚文忠

論曰張公晩遭其遇合甚奇即其議禮明倫裁罷鎮守百代不能易也方永陵初朝著建論殆紛紛矣公危言激說不隱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中人貴近廩廩下之可謂傑矣惜議獄一事黑白交亂數起詔獄是誰階之其被恩遇天子命名賜字不甚隆乎

今獻備遺卷四十二

明　項篤壽　撰

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陜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授户部主事倡為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怙寵驕恣聲燄薫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

陽狂直不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
實欲盡忠于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
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日來外間事何
如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
廟曰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
夏曰此堯舜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
多忌之者久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
時宸濠懷逆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

察使鄭岳為濠所陷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奏夢陽閒住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遷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所長擅稱漢唐而說者猶低昂之昭代文章發于

金華數子而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湯滌數百年來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的彬彬郁郁蔑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負奇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世傳李公雙瞳烱烱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

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哉

何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内閣制敕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謀孽

其短莫肯為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辯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内閣陞陜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

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人以為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辭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公朴質有餘而華采不足豈天限之與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穀吳人也善屬文弱冠作談藝録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舉進士與北地李夢陽遊李方以文雄海内見禎卿所為文異之特相友善人稱徐李禎卿善賦頌怪揚雄反騷作反反騷賦其辭曰稽卬氏之攸肇兮纍楚均之遐陖兮帝頊之流裔兮承靈澤之汪濊夙陳力於皇軌兮歆仁朗之所廬反仰吾均之潔脩兮羌引軀以伏羲播昌烈之赫煜兮集衆芳之菲菲憤遭世之眊濁兮雜紛揚於江之汜在炎漢之微季兮

孰臨岷而悼均投東藻之硋麗兮何理拙而誹深寃志而抑道兮匪披誦而有明惟帝鑒之孔聖兮敢黨族而誣貞初均幼志於粹清兮乃中情之獨與蹇厲節以植身兮熹浩蕩之脩譽進亹亹於中行兮恐日月之凋邁準前脩以共蹈兮遑先時而逆敗約性行以赴椝兮經五常以綴佩靈脩謂其允淑兮目成歡而叶妃夫均既沐靈修之眤澤兮又信言之嚕嚕苟中路而遷好兮寧予心之有介汎光華之的皪兮衆娟娟而妬之何有懼讒

與招㥆兮排蛾眉而錯之颸蕙服之芬郁兮遭紛娟而幽毁寧遭幽以迸斥兮敢詭汚而合穢鳳凰翔林而桂經兮龍行陸而困蟻爲鳳凰神龍豈無知兮亦處身之多虞所貴賢者之韞玉兮不迷邦而遐舉哀宗社之不長兮比干皇皇而不忍去世蔑彼以相明兮心耿耿以無從涉湘波以南愬兮昭均心之確忠俗叢蕭而鄣蘭兮寔重華之所醜効精白以殉軀兮自先聖之所厚奉靈氛之玄筮兮申以巫咸之嘉告覽九州以求匹兮寧

閨容之有淑則神古其未然兮豈均曾好此詭疑諗從人以辱義兮不如赴身於淤泥飱蕣芬以介齒兮竟河清之難俟違苟生以保譽兮夫何悔於九死泛浮雲之翳翳兮晦沉茫其曷排陽陵微而渝度兮晨北風又雨霾精徘徊而不去兮憑拙誠其未爽人情重于掯故兮馬冀白日之回光懷薜蘿與荘蘅兮時不與其有芳雜緄粒以颸波兮觳烈烈其彌章精氣通于至清兮神騁歸以憑虛駕玉虯與雲驂兮訪太素之舊廬闢至道其

可承兮欽均誠之匪懈舍佚遊以自湛兮夫何以誅其好怪昔貞士之蒙佞兮憤伏虣而靡悔務光沉於淵瀨兮將惡浮埃之霏霧忠賢忉切以苦身兮盖有隱於愬祚韙三仁之所裁兮見嘆譽於孔父獨耿耿而靚侮兮魯吾均之所尤卬愬之惟詖兮駢執正於陽侯作書與李夢陽論文載集中初授大理寺副非其好也上書乞改國子監博士好養生習攝形化氣之術久之病死京師所著文集六卷談藝錄一卷新倩集一卷其文純雅

出入漢魏間曹陸弗過也

論曰初弘治間海内淳耀縉紳先生翕然興于學厥時俗頹蘼踔厲振迅務撫先秦西京之畫而詘唐宋當是時李獻吉尚型范而何仲默貴幼眇號稱復古天下嚮風焉徐生崛起江南雄視中土議論雄辯飈飛泉涌即才不逮識而鎔冶雕飾步準趨繩華而不靡質而不俚深而不晦壯而不怒約而精騁而中節斯亦奇矣頻歲以來風尚日茂卓然名家者何啻十倍顧文勝之弊其

流滋煩靡靡同風漸而怪僻甚且奴僕左馬掇拾莊荀奇字澀詞意庸識淺方乃雄視千古恣情繩彈誕滯浮薄即文藝未足數也況器識乎

今獻備遺卷四十二

題今獻備遺後

是編凡四十有二卷計二百四人所可考信者僅僅有此他所遺佚良不知其幾也諸君子者勲名德業即人人殊要之皆以心術為本而以正直忠厚行之故其立朝也有蹇蹇諤諤師師之風其居鄉也有雍雍肅肅溫溫之度而卑卑庸庸赫赫可喜者不與焉彼之容悅深刻猜娼險僻朝粤暮楚變面易辭者可以觀矣斯編也豈徒善足法哉然則思齊者固內省之一助也譚者乃

謂有美無刺紀事之體宜爾豈其然乎癸未至日篤壽

再題